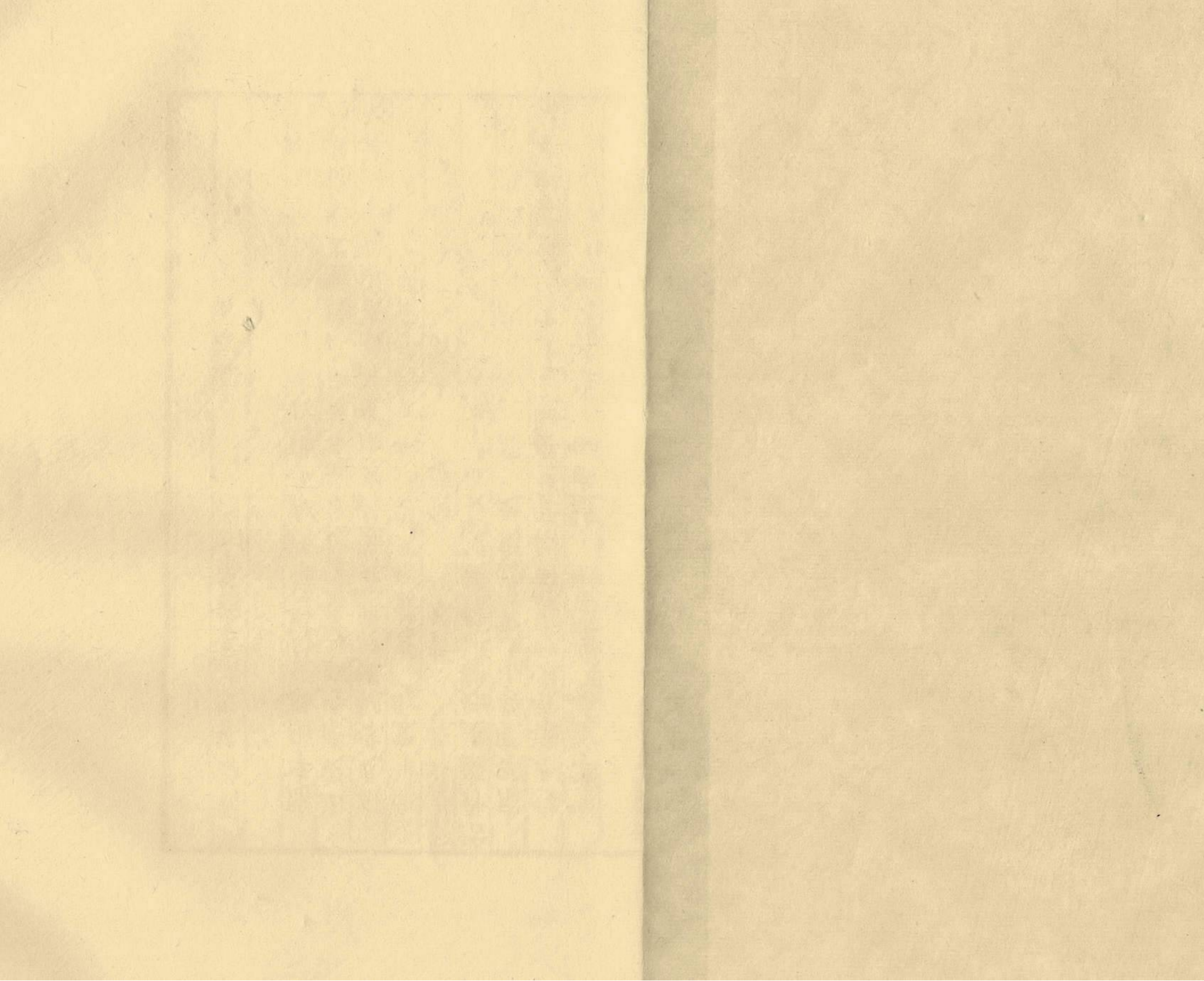


金史

二十七







金史

列傳三十四之三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修

黃久約

李晏

李仲略

李愈

王貴

許安仁

梁襄

路伯達

黃久約字彌大東平須城人也曾祖孝綽有隱德號潛山先生父勝通判濟州母劉氏尚書右丞長言之妹一夕夢鼠銜明珠寤而久約生歲實在子也擢進士第調鄆城主簿三遷曹州軍事判官有盜竊民財訴者以為強郡守欲

列傳第三十四

金史九十六

補刊

傅以重辟久約閱實囚得免死累擢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升待制授磁州刺史磁並山素多盜既獲而款伏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殺或死獄中久約惻然曰民雖為盜而不死于法可乎乃盡請讞之而後行久之復入翰林為直學士尋授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為賀宋生日副使至臨安適館伴使病宋人議欲以副使代行使事久約曰設副使亦病又將使都轄掌儀輩行禮乎竟令國信使獨前行副使與館伴副使聯騎如故乃終禮而還道經宿泗見貢新枇杷子者州縣調民夫迺進還奏罷之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適足以歛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章宗時領右丞相躡其議尋上章請老詔諭之曰卿忠直敢言匡益甚多未可使去左右遷太常卿仍兼諫職時郡縣多闕官久約言世豈乏材闕於資格故也明詔每責大臣以守格法而滯人材乞斷自宸衷而力行之世宗曰此事宰相不屬意而使諫臣言之歟即日授刺史者數人久約又言宜令親王以下職官迺相推舉世宗曰薦舉人材惟宰相當爲耳他官品雖高豈能皆有知人之監方今縣令最闕宜令刺史以上舉可爲縣令者朕將察其實能而用之又謂久約曰近日

察舉好官皆是諸科監臨全無進士何也豈薦舉之法已有姦弊不可久行乎久約曰諸科中豈無廉能人不因察舉有終身不至縣令者此法未可廢也上曰爾舉孫必福是乎久約曰臣頃任磁州時必福爲武安丞臣見其廉潔向公無所顧避所以保舉不謂必福旣任警巡使屢決凝滯上曰必福非獨遲緩亦全不解事所以罪不及保官者幸其無贓汙耳久約無以對必福五經出身蓋諸科人故上問及之翌日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則近臣退避久約欲趨出世宗止之自是諫臣不避以爲常章宗即位久約以國富民貧本輕末重任人太雜吏權太重官鹽價高坊場



害民與夫選左右擇守令八事為獻皆嘉納之再乞致仕不許授橫海軍節度使以優佚之明昌二年致仕卒久約雋朗敢言性友弟為文典贍有外祖之風云

李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性警敏倜儻尚氣皇統六年登經義進士第調岳陽丞再轉遼陽府推官歷中牟令會海陵方營汴京運木於河晏領之晏以經三門之險前後失敗者眾乃馳白行臺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於下流人皆便之丁內艱服除召補尚書省令史辭去為衛州防禦判官世宗素識其才名尋召為應奉翰林文字特令詣閣謝上顧謂左右曰李晏精神如舊慰勞甚悉時方議郊禮

列傳

四百四十八

金史九十六

三

孫仁

命攝太常博士俄而真授為高麗讀冊官五遷祕書少監兼尚書禮部郎中除西京副留守世宗謂侍臣曰翰林舊人少新進士類不學至於詔赦冊命之文鮮有能者可選外任有文章士為之左右舉晏上曰李晏朕所自識於是召為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以母老乞歸養授鄭州防禦使未赴母卒起復為翰林直學士世宗御後閣召晏讀新進士所對策至縣令闕負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對曰臣伏念久矣但無路不敢言今幸待罪侍從得承大問願竭所知上曰然則何如對曰國朝設科取士始分南北兩選北選百人南選百五十人合二百五



十人詞賦經義入仕之人既多所以縣令未嘗闕負其後南北通選止設詞賦一科每舉限取六七十人入仕之人既少縣令闕負蓋由此也上以爲然詔後取人毋限以數尋擢吏部侍郎兼前職諭旨曰卿性果敢有激揚之意故以授卿宜加審慎毋涉荒唐俄爲中都路推排使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御史中丞會朝士以病謁告世宗意其詐謂晏曰卿素剛正今某詐病以宰相親故畏而不糾歟晏跪對曰臣雖老平生所恃者誠與直爾百官病告監察當視臣爲中丞官吏姦私則當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其畏宰相何圖焉既出世宗目送之曰晏年老氣猶

列傳

四百四十八

金史九十六

四

孫仁

未衰一日御史臺奏請增監察員上曰採察內外官吏固係監察然爾等有所聞知亦當彈劾况糾正非違臺官職也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顧謂晏曰幽王年少未練朕以臺事委卿當一一用意初錦州龍宮寺遼主撥賜戶民俾輸稅于寺歲久皆以爲奴有欲訴者害之島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殺生況人命乎遼以良民爲二稅戶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聖朝乞盡釋爲良世宗納其言於是獲免者六百餘人故同判大睦親府事謀衍家有民質券積其息不能償因沒爲奴屢訴有司不能直至是投匭自言事下御史臺晏檢摭案狀得其情遂奏免之尋爲賀宋正旦



國信副使及世宗不豫命宿禁中一時詔冊皆晏爲之章宗立晏畫十事以上一曰風俗奢僭宜定制二曰禁游手三曰宜停鑄錢四曰免上戶管庫五曰太平宜興禮樂六曰量輕租稅七曰減鹽價八曰免監官陪納虧欠九曰有司尚苟且乞申明經久遠圖十曰禁網差密宜尚寬大又奏乞委待制党懷英修撰張行簡更直進讀陳言文字以廣視聽皆採納之以年老乞致仕改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越二年復申前請授沁南軍節度使久之致仕上念其先朝舊人復起爲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六年歸老得疾詔除其子左司員外郎仲略爲澤州刺史以便侍養

列傳第三十四

金史九十六

五

徐壽

承安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文簡

仲略字簡之聰敏力學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調代州五臺主簿以母憂去服闋轉韓州軍事判官遷澤州晉城令補尚書省令史除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事爲立夏國王讀冊官還權領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顧謂侍臣曰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鶻脫帽又曰李仲略健吏也未幾轉員外郎以親病求侍特授澤州刺史以便祿養先是晏領沁南軍節度使澤於懷爲支郡父子相繼鄉人榮之以父喪免起爲戶部郎中時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以次轉對乃進言曰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謂本者厚



風俗去冗食養財用而已厚風俗在乎立制度禁奢僭去  
冗食在乎寵力農抑游墮養財用在乎廣儲蓄時斂散商  
賈不通難得之貨工匠不作無用之器則下知重本下知  
重本則末息矣又條陳制度之宜上嘉納之俄授翰林直  
學士兼前職因命克經義讀卷官上問曰有司以謂經義  
不若詞賦罷之何如仲略奏曰經乃聖人之書明經所以  
適用非詞賦比乞自今以經義進士爲考試官庶得碩學  
之士上可其奏改吏部郎中遷侍郎兼翼王傅俄兼宛王  
傅時知大興府事統石烈執中坐贓上命仲略鞫之罪當  
削解權要競言太重上頗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

列傳第三十四

金史九十六

六

徐壽

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  
以勵後况執中兇殘很悞慢上虐下豈可宥之上曰卿言  
是也未幾授山東東西路按察使尋以病訪醫京師泰和  
五年卒上聞之歎曰此人於國家宣力多矣何遽止是耶  
贈朝列大夫謚曰襄獻仲略性豪邁有父風剛介特立不  
阿權貴臨事明敏無留滯故所任以幹濟稱云

李愈字景韓絳之正平人業儒術中正隆五年詞賦進士  
第調河南滎池主簿察廉優等爲平陽酒副使遷冀氏令  
累遷解州刺史章宗即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  
改同知濟南府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軍節度



使事王奉命宴賜北部愈從行還過京師表言諸部所貢之馬止可委招討司受於界上量給廼賜務省費以廣邊儲擬自臨潢至西夏沿邊創設重鎮十數仍選猛安謀克勲臣子孫有材力者使居其職田給於軍者許募漢人佃種不必遠輓牛頭粟而兵自富彊矣上覽其奏謂宰臣曰愈一書生耳其用心之忠如是以表下尚書省議會愈遷同知西京留守過闕復上言以爲前表儻可採乞斷自宸衷上納用焉自是命五年一宴賜人以爲便改棣州防禦使未幾授大興府治中上諭之曰卿資歷應得三品以是負方闕而卿能幹故用之當知朕意北京提刑副使范楫

列傳

金史九十六

七

四百四十八  
沈肅甫

知歸德府事鄧儼各舉愈以自代由是擢河南路提刑使上言隨路提刑司乞留官一員餘分部巡按又言本司見置許州乞移治南京爲便並從之憲臺廉察九路提刑司以愈爲最五年入見尚書省以聞上問宰執有何議論平章政事守貞曰李愈言河決事上曰愈嚮陳備禦北邊策言甚荒唐守貞曰愈於見職甚幹上曰蓋以其敢爲耳又曰李愈論河決事謂宜遣大臣視護以慰人心其言良是明年改河平軍節度使承安二年徙順義軍奏陳屯田利害上遣使宣諭仍降金牌俾領其事四年召爲刑部尚書先是刑部尚書闕上以愈爲可用令議之或言愈病上曰



愈比陳言有退地千里而爭言其功之語卿等定惡此人  
多言耶特召用之舊制陳言者漏所言事於人並行科罪  
仍給告人賞愈言此蓋所以防閑小人也比年以來詔求  
直言及命朝臣轉對又許外路官言事此皆聖言樂聞忠  
讜之意請除去舊條以廣言路上嘉納焉尋為賀宋正旦  
副使泰和二年春上將幸長樂川愈切諫曰方今戍卒貧  
弱百姓騷然三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聞泰和宮在兩  
山間地形狹隘雨潦湍集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優游閑  
適也上不從夏四月愈復諫曰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  
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閣

列傳

金史九十六

八

四百四十六  
沈承甫

母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群心無定豈可遠事逸游哉  
上異其言未幾授河平軍節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泰  
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謚曰清獻自著狂愚集二十卷

王賁字文孺其先自臨潢移貫宛平曾祖士方正直敢言  
遼道宗信樞密使耶律乙辛之讒殺其太子世無敢白其  
寃者士方擊義鍾以訴遼主感悟卒誅乙辛厚賞士方授  
承奉官父中安擢進士第坐田穀黨事廢世宗即位黨禁  
解終沂州防禦使賁性孝友勤敏好學第進士由復州軍  
事判官補尚書省令史擢右三部檢法司正侍御史賈鉉  
舉賁安靜有守不尚奔競政府亦言其廉素善論議擢河



北東西大名府路提刑判官選授尚書省都事以喪去用  
薦者多起復刑部員外郎侍御史累遷南京路按察使卒  
賁敦厚尚義篤於親朋不營產業比歿家甚窶上聞憫惜  
之贈朝列大夫仍厚卹其家弟質字敬叔登大定二十五  
年進士第累官吏部主事以才幹舉遷昭義軍節度副使  
章宗問質臨事若何張萬公對曰勝其兄賁章宗曰及其  
兄亦可矣後以禮部尚書致仕終

許安仁字子靜獻州交河人幼孤能自刻苦讀書善屬文  
登大定七年進士第調河間縣主簿累遷太常博士兼國  
史院編修官章宗爲皇太孫安仁以講學被選東宮轉左

列傳第三十四

金史九十六

九

倪順昌

補闕應奉翰林文字上即位改國子監丞兼補闕徙翰林  
修撰同知制誥兼職如故侍御史賈鉉以安仁守道端慤  
薦于朝同知濟南府事路伯達繼上章稱其立已純正宜  
加顯任超授禮部郎中兼左補闕適朝議以流人實邊安  
仁言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營邑制爲田宅使至  
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於是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  
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靡所顧藉與古之募民實  
塞不同非所宜行上然之明昌四年春上將幸景明宮安  
仁與同列諫曰昔漢唐雖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  
京師不遠非如金蓮千里之外鄰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



何以應變此不可不慮也疏奏遂罷幸出爲澤州刺史作無隱論上之凡十篇曰本朝曰情欲曰養心曰田獵曰公道曰養源曰冗官曰育材曰限田曰理財在郡二年徙同知河南府事升汾陽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五年卒年七十七謚曰文簡安仁質實無華澹然有古君子風故爲時人所稱云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少孤養於叔父寧性穎悟日記千餘言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耀州同官主簿三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爲薛王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

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中都不同尤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踰嶮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軍騎闐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難收臧獲逋逃而莫得奪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皂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衆人夭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臣聞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亦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



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羸瘠矣禦侮待用之  
軍穴居野處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衛宮周廬才容  
數人一旦霖潦積旬衣甲弓刀霑濕柔脆豈堪爲用是失  
其爪牙也秋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裹糧已空褚衣  
已弊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行於不測之地往來之間  
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倍於前矣以陛下神武善騎  
射舉世莫及若夫銜檠之變猛犸之虞姑置勿論設於行  
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  
華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  
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

以輕行良謂此也所次之宮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氊  
布押宿之官上番之士終日驅馳加之飢渴已不勝倦更  
使徹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雖陛下悅以  
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之爲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  
無異謀要在處己於無憂患之域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  
山嶮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  
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幣燕蓋京都  
之選首也況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  
百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  
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



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也柰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躬愛沙磧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惜也又行幸所過山徑阻脩林谷晦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才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於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止以離棄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爲殷鑒也臣嘗論之安民濟衆唐虞猶難之而今日之民賴陛下之英武無兵革之憂賴陛下之聖明無官吏之虐賴陛下之寬仁無

刑罰之枉賴陛下之節儉無賦歛之繁可謂能安濟矣而遊畋納涼之樂出於富貴之餘靜而思動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罷之至易耳唐太宗將行關南畏魏徵而停漢文帝欲馳霸陵袁盎諫而遽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難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罷臣所未諭也且燕京之涼非濟南之比陛下牧濟南日每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內臺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得到議者謂陛下北幸久矣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茲再出寧有遽不可乎臣愚以爲患生於不戒者多矣西漢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今者累歲北幸狃於無



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夫事知其不可猶冒爲之則有後  
難必矣議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舊  
人猶喜談之以爲真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謂  
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况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遼室  
異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臣知其所遊不過臨潢  
之旁亦無重山之隔冬猶處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  
牧畜爲業穹廬爲居遷徙無常又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  
重不多然隔三五歲方能一行非歲歲皆如此也我本朝  
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捨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  
棟宇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

列傳

金史九十六

十三

四百四十九

陳大用

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於百萬如  
何歲歲而行以一身之樂歲使百萬之人困於役傷於財  
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臣又聞陛下於合圍之際麋鹿  
克物圍中大而壯者才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縱之不欲  
多殺是陛下恩及於禽獸而未及於隨駕衆多之臣庶也  
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  
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亡陛下監  
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爲坐夏打圍實  
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爲戰不可忘畋獵不可廢宴安鳩毒  
亦不可懷然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



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况欲習武不必度關  
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  
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塞雞鳴之  
路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  
也方今海內安治朝廷尊嚴聖人作事固臣下將順之時  
而臣以螻蟻之命進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於吏議  
小則名位削除大則身首分磔其為身計豈不思謬惟陛  
下深思博慮不以人廢言以宗廟天下為心俯垂聽納則  
小臣素願遂獲雖死猶生他非所覬望也世宗納之遂為  
罷行仍諭輔臣曰梁襄諫朕毋幸金蓮川朕以其言可取

列傳

金史九十六

十四

四百四十九

大用

故罷其行然襄至謂隋煬帝以巡游敗國不亦過乎如煬  
帝者蓋由失道虐民自取滅亡民心既叛雖不巡幸國將  
安保為人上者但能盡君道則雖時或巡幸庸何傷乎治  
亂無常顧所行何如耳豈必深處九重便謂無虞巡游以  
時即兆禍亂者哉襄由是以直聲聞擢禮部主事太子司  
經選為監察御史坐失察宗室奔事罰俸一月世宗責之  
曰監察人君耳目風聲彈事可也至朕親發其事何以監  
察為轉中都路都轉運戶籍判官未幾遷通遠軍節度副  
使以喪去服闋授安國軍節度副使同知定武軍節度事  
避父諱改震武軍太常卿張暉曹州刺史段鐸薦襄學問



該博練習典故可任禮官轉同知順義軍節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坐黷揚俸粟責倉典使償為按察司所劾以贖論歷隴州刺史累遷保大軍節度使卒襄長于春秋左氏傳至于地理氏族無不該貫自蚤達至晚貴膳服常淡薄然議者譏其太儉云

贊曰金起東海始立國即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也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人各盡其所能論議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梁襄諫北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之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為忌金之致治於斯為盛嗚呼休哉

列傳

四百三十四

金史九十六

十五

何元

路伯達字仲顯冀州人也性沉厚有遠識博學能詩登正隆五年進士第調諸城主簿由泗州推場使補尚書省掾除興平軍節度副使入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伯達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為家豈獨奮邦是思空京師而事遠巡非重慎之道也書奏不報閱歲改秘書郎兼太子司經時章宗初嚮學伯達以文行知名選為侍讀居無何以憂去會安軍節度使王克溫舉伯達行義起為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召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勅與張行簡進讀陳言文字先是右丞相襄奏移賀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伯達論列以其非時平章政事張



汝霖右丞劉瑋及臺諫亦皆言其不可下尚書省議伯達曰上始即政當行正信之道今易生辰非正以紿四方非信且賀非其時是輕禮重物也因陳正名從諫之道升尚書刑部郎中上問群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務本業廣儲蓄伯達對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採獵之禁廣農郊以示敦本輕幣重穀去奢長儉遵月令開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是時採捕禁嚴自京畿至真定滄冀北及飛狐數百里內皆爲禁地民有盜殺狐兔者有罪故伯達及之累遷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國軍節度使未幾改鎮安武嘗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

列傳

金史九十六

十六

何元

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誠贈太中大夫仍以金銀還之傅泣請弗許傅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以贍學有司具以聞上賢之賜號成德夫人子鐸鈞鈞字和叔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終萊州觀察判官鐸最知名別有傳贊曰金訕宋稱臣稱姪受其歲幣禮也使聘於其國燕享禮也納其重賂其可乎哉時人貪利忘禮習以爲常莫有知其爲非者故去則云酬勞効還則戶增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事此何誼耶伯達獨能明其非禮回獻所饋齎志未畢傅氏又能成之及歸所獻竟以買田贍學婦人秉心



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於世俗之見者寧不  
愧哉賜號成德不亦宜乎

列傳第三十四

列傳  
四十七

金史九十六

十七

何元



列傳第三十五

金史九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兼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裴滿亨

幹勒忠

張大節

子巖叟

張亨

韓錫

鄧儼

巨構

賀揚庭

閻公貞

焦旭

劉仲洙

李完

馬伯祿

楊伯元

劉璣兄琬

康元弼

移刺益

裴滿亨字仲通本名河西臨潢府人其先世居遼海祖諱

列傳

金史九十七

三百四十一  
何處

虎山者天輔間移屯東受降城以禦夏人後徙居臨潢亨性敦敏習儒大定間收充奉職世宗謂曰聞爾業進士舉其勿忘為學也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升為奉御一日問以上古為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歛而已章宗即位諭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門第顯惟爾繇科甲進且先朝信臣國家利害為朕盡言俄擢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亨劾奏其姦遷鎬王府尉出為定國軍節度副使三遷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從衡前政莫制亨下車宣明約束闔境帖然承安四年改河南路按察副使就遷本路副統



軍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時世襲家豪奪民田身檢其實悉還正之泰和五年改安武軍節度使歲大雪民多凍殍亨輸已俸爲之賙贍及勸率僚屬大姓同出物以濟轉河東南北路按察使卒於官上聞而惜之贈嘉議大夫賻物甚厚亨性尤謹密出入宮禁數年讜議忠言多所裨益有藁則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所歷州郡皆有政績可紀云  
幹勒忠本名宋浦蓋州人也習女直契丹字歷兵部樞密院尚書省令史再轉大理寺知法遷右三部司正練達邊事嘗奉命使北歸致馬四千餘匹詔褒諭之大定二十六年爲監察御史轉尚書省都事章宗立遷尚書兵部員外

郎出爲滄州刺史河東路提刑副使徙單移刺古舉以自代改滕州刺史嘗調發黃河船數以稽期聽贖授北京副留守入爲同簽樞密院事兼沂王傅承安二年拜武寧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三年卒年七十一忠性敦慤通法律以直自守不交權貴故時譽歸之

張大節字信之代州五臺人擢天德三年進士第調崞縣丞改東京市令世宗判留務甚愛重之海陵修汴京以大節領其役世宗改元於遼東或勸赴之富貴可一朝遂大節曰自有定分何遽爾隨例補尚書省令史擢祕書郎大理司直會左警巡使闕世宗謂宰臣曰朕得其人矣遂授



大節俄以杖殺豪民爲有司所劾削一階解職未幾授同知洺州防禦使事入爲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盧溝水嚙安次承詔護視堤城擢修內司使推排東京路戶籍人服其平進工部郎中時阜通監鑄錢法弊與吏部員外郎麻珪泣其事積銅皆竊惡或欲徵民先所給直大節曰此有司受納之過民何與焉以其事聞卒得免徵就改戶部郎中定襄退吏誣縣民匿銅者十八村大節廉得其實抵吏罪民斲石頌之召授工部侍郎改戶部世宗東巡徙太府監諭之曰侍郎與太府監品同以從行支應籍卿辦耳尋爲宋生日使還授橫海軍節度使過闕謁謝東宮顯宗撫慰

列傳  
四百四十八

金史九十七

三

謝了之

良久曰萬事惟中可也因榜其公堂曰惟中郡境有巨盜久不獲大節以方略擒之後河決於衛橫流而東滄境有九河故道大節即相宜繕堤水不爲害章宗即位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因言河東賦重宜減議者或不同大節以他路田賦質之遂命減焉乞致仕不許徙知太原府以并代鄉郡故優寵之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爲姦夫所殺人以爲神西山有晉叔虞祠舊以施錢輸公使庫大節還其廟以給營繕選授河東路提刑使未赴留知大興府事治有能名閱歲移知廣寧府復請老授震武軍節度使部有銀冶有司以爲爭盜由此生付



河東西京提刑司與州同議皆以官推爲便大節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且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禁其竊取乎宜明諭民授地輸課則其游手者有所資於官亦便上從其議復乞致仕許之仍擢其子尚書刑部員外郎巖叟爲忻州刺史以便祿養承安五年卒年八十大節素廉勤好學能勵勉後進自以得學于任侗待侗子如親而加厚又善奕碁當世推爲第一嘗被召與禮部尚書張景仁奕世宗嘗謂宰臣曰人多稱王脩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心一老姦耳張大節賦性剛直果於從政遠在王脩之上惜乎用之大晚又屢語近臣曰某某非不幹然不及張大節

列傳

四百三十四

金史九十七

四

謝了之

忠實也其見知如此

巖叟字孟弼大節子也大定十九年進士調葭州司候判官再除雄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大理評事再遷監察御史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使事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刑部員外郎忻州刺史以父憂去官起復大理少卿河北東西大名等路按察轉運副使累遷刑部侍郎兼夔王傅太常卿兼國子祭酒大安三年朝廷欲塞諸城門以爲兵備集三品官議於尚書省巖叟曰塞門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擇將背城疾戰時議多之除鎮西軍節度使移定國軍貞祐二年改昭義復移沁南逾年按察



司言其年老不任邊要乃致仕退寓洛陽卒

張亨字彥通大興灤陰人登皇統六年進士第調樊山丞以廉幹聞授弘州軍事判官歷鉅鹿宜川令大定二年補尚書省令史除大理司直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授戶部侍郎移吏部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坐草場使鄧汝霖盜草失舉劾解職削一官起授戶部尚書世宗問宰臣曰御史中丞馬惠迪與張亨人才孰優平章政事張汝霖曰惠迪為人雖正於事不敏亨吏才極高上曰如汝父浩於事明敏少有及者但臨事多徇若無此過則誠難得之賢相也時車駕東巡費用百出自遼以東泉貨甚少計司惠其不給

列傳  
四百卅五

金史第九十七

五

謝了之

欲輦運以支調度亨謂上京距都四千里若輓錢而行是率三而致一也不獨枉費國用無乃重勞民力乎不若行會便法使行旅便於囊橐國家無轉輸之勞而用自足矣出為絳陽軍節度使已而復謂宰臣曰漢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張亨近令補外頗為衆議所歸以朕觀之無甚過人小官中豈無才能之士第未知耳又曰亨嘗為左司奏事多有脫略是亦謬庸人也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時方重其選上以亨為河東南北路提刑使兼勸農採訪事訪其利病條為十三事以聞上嘉納之亨在職每事存大體略苛細御史以寬緩不事事劾之降授蔡州防



禦使明年遷南京路轉運使轉知歸德府事致仕泰和二年卒年七十八亨才識強敏明達吏事終始有可稱云

韓錫字難老其先自析津徙薊之漁陽祖貽愿遼宣徽北院使父秉休歸朝領忠正軍節度使錫以廕補閣門祗候天會中南伐錫從軍掌禮儀俄以母老迺就監差久之授神銳軍都指揮使入為宮苑使天德元年擢尚書工部員外郎領燕都營繕特賜胡礪榜進士及第四遷尚書戶部侍郎以母喪解旋起復舊職付金牌一銀牌十籍水手於山東時蘇保衡為水軍都統制趨杭州俾錫部船三百會廣陵適保衡敗還喪船過半令錫補足之時水淺船不得

列傳

金史第九十七

六

謝了之

進海陵遣使急責之眾稍亡錫召諸豪諭之曰今連保法嚴逃將安往縱一身偶脫其如妻子何眾悟亡者稍止大定改元於遼東錫奔赴行在詔復前職明年授同知河間府事引見於香閣誠之曰聞皇族居彼者縱甚卿當以法繩之錫下車宣布詔言後無有撓政害民者遷孟州防禦使累拜絳陽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事告老許之明昌五年卒年八十三

鄧儼字子威懿州宜民人也天德三年擢進士第大定中為左司員外郎右司郎中尋轉左司掌機務者數年有司奏使宋者世宗命選漢官一人參知政事梁肅以戶部侍



郎王脩工部侍郎張大節左司郎中鄧儼對世宗曰王脩張大節苦無資歷與左右司官辛苦不同其命儼往嘗謂宰臣曰人言鄧儼用心不正朕視儼奏事其心識甚明在太府監心亦向公宰臣因奏儼明事機有心力於是擢戶部侍郎翌日復謂宰臣曰吏部掌銓選當得通練人可實儼於吏部因改命焉累遷中都路都轉運使明昌初爲戶部尚書上命尚書省集百官議如何使民棄末務本以廣儲蓄儼言今之風俗競爲侈靡莫若定立制度使貴賤上下衣冠車馬室宇器用各有等差裁抑婚姻喪葬過度之禮罷去鄉社追逐無名之費用度有節則蓄積日廣矣尋

列傳  
四百卅

金史第九十七

七

鄭必清

知歸德府事致仕卒初儼致仕復寅緣求進上問左右鄧儼可復用乎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曰儼有才力第以謀身爲心上曰朕亦知之然儼可以誰比守貞曰臨事則不後於人但多務自便耳儼前乞致仕陛下以其頗黠故許之甚合衆議今使復列于朝恐風化從此壞矣上然之遂不復用云

巨構字子成薊州平谷人幼篤學年二十登進士第由信都丞察廉爲石城令補尚書省令史授振武軍節度副使改同提舉解鹽司事以課增入爲少府監丞再遷知登聞檢院兼都水少監時右司郎中段珪卒世宗曰是人甚明



正可用如巨構每事但委順而已二十五年除南京副留守上謂宰臣曰巨構外淳質而內明悟第之剛鯁耳佐貳之任貴能與長官辨正恐此人不能爾若任以長官必有可稱章宗即位擢橫海軍節度使承安五年致仕卒構性寬厚寡言所治以鎮靜稱性尤恬退故人既貴不復往來先遣以書則裁荅寒溫而已大定中詔與近臣同經營香山行宮及佛舍其近臣私謂構曰公今之德人我欲舉奏公行將大任矣構辭之以廉慎守法在考功籍始終無過云

賀揚庭字公叟曹州濟陰人也登天德三年經義進士第

列傳

金史第九十七

八

知

調范縣主簿兼尉籍有治聲大定十三年由安肅令補尚書省令史授沁南軍節度副使入爲監察御史歷右司都事戶部員外郎侍御史右司員外郎世宗喜其剛果謂揚庭曰南人曠直敢爲漢人性姦臨事多避難異時南人不習詞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者多殆勝漢人爲官俄以廉能遷戶部郎中進官二階頃之授左司郎中改刑部侍郎山東東路轉運使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驛召赴闕授山東東西路提刑使揚庭性疾惡纖介不少容明昌改元詔諸路提刑使入見親問所察事條至揚庭則斥之曰爾何治之煩也明年下除洺州防禦使



時歲歉民飢揚庭諭蓄積之家令出所餘以糴之飢者獲濟洺人爲之立石頌德改陝西西路轉運使表乞致仕上曰揚庭能幹者也當何如右丞劉瑋言其疾遂許之卒年六十七

贊曰裴蒲亨以進士選奉御能陳唐虞致治之道於宮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貴梁道兒之姦幹勒忠以吏道致身始終不交權貴世宗自立於遼東歸者如市張大節獨守正不赴韓錫出守河間面諭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俛繩以法佞者必希旨以市權錫下車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識之士不爲富貴所移者也巨構骹駁賀揚庭骨鯁大

四十一

金史第九十七

九

定於二人而屢評南北士習之優劣置其然乎張亨始以繆庸見薄晚以論列稱賞亦砥礪之功歟鄧儼專務謀身上下稱黜致仕又求進用弗可改也夫

閻公貞字正之大興宛平人大定七年擢進士第調朝邑主簿由普潤令補尚書省令史察廉升同知亳州防禦事改中都左警巡使以政績聞遷同知武定軍節度使明昌初召爲大理正累進大理卿承安元年遷翰林侍讀學士仍兼前職命與登聞檢院賈益同看讀陳言文字公貞居法寺幾十年詳慎周密未嘗有過舉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爲法家之祖云



焦旭字明銳沃州栢鄉人第進士調安喜主簿再轉大興令攝左警巡事以杖親軍百人長有司議其罪當杖決世宗曰旭親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事其令收贖改良鄉令世宗幸春水見石城玉田令皆年老不治謂宰臣曰縣令最親民當得賢才畿甸尚如此天下可知矣平章政事石琚薦旭幹能可甄用上然之召爲右警巡使旭爲人剛果自任不避權勢初旭部民訴良旭以無文據付本主道逢監察御史訴其事語涉訛亂即收付旭旭釋之不問爲御史所劾削官兩階杖百八十出爲大名府推官尋授右三部檢法司正代韓天和爲監察御史時

列傳

金史第九十七

十

集

御史臺言監察糾彈之司天和諸科出身難居是職上命別舉中丞李晏薦旭剛正可任遂授之而改天和獲鹿令章宗初即位太傅克寧右丞相襄請上出獵旭劾奏其非上慰諭之爲罷獵明昌元年登聞鼓院初設官宰執奏司諫郭安民補闕許安仁及旭皆堪擢用改侍御史四遷都水監以治河防勞進官一階授西京路轉運使卒旭性警敏練達時政與王脩劉仲洙輩世稱能吏云

劉仲洙字師魯大興宛平人大定三年登進士第歷龍門主簿香河酒稅使再調深澤令縣近滹沱河時秋成水忽暴溢仲洙極力護塞竟無害有盜夜發居民震驚仲洙率



縣卒生執其一餘衆遂潰旦日掩捕皆獲尋以廉能進官一階陞河北西路轉運司支度判官入爲刑部主事六遷右司員外郎俄轉吏部世宗謂宰臣曰人有言語敏辯而庸常不正者有語言拙訥而才智通達存心向正者如劉仲洙頗以才行見稱然而口語甚訥也右丞張汝霖曰人之若是者多矣願陛下深察之二十九年出爲祁州刺史以六善爲教民化之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穀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寃上書力辨帝從之廼復穀官爵而黨禁遂解明昌二年授并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尋改平陽移德州防禦使轉運郭

列傳

金史九十七

十一

楊清之

邦傑節度李晏皆舉仲洙以自代陞爲定海軍節度使歲饑仲洙表請開倉未報先爲賑貸有司劾之罪以贖論時仲洙兄仲淵以罪責石州仲洙上書請以萊易石朝廷義而不許久之以年老乞致仕累表方聽泰和八年卒年七十五仲洙性剛直果於從政尤長於治民所在皆有功迹蓋一時之能吏云

李完字全道朔州馬邑人經童出身復登詞賦進士第調澄城主簿有遺愛民爲立祠用廉遷定襄令召補尚書省令史時以縣令闕人廉問世宗選能吏八人按行天下完其一也明昌初爲監察御史故事臺令史以六部令史久



次者補吏皆同類莫肯舉劾完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純取進士天下以爲當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擢尚書省都事出爲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河間府治中提刑司言完習法律有治劇材軍民無間語陞沁州刺史仍以璽書褒諭遷同知廣寧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尸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提刑司疑其寃以獄界完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遂免同飲人改北京臨潢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尋授南京路按察使卒完長於吏治所至姦惡屏迹民皆便之

列傳  
四百四十九

金史九十七

十三

楊清之

馬百祿字天錫通州三河人父柔德天會初第進士累遷翰林脩撰坐田穀黨免官迨世宗朝解黨禁復召用焉百祿幼志學事繼母以孝聞登大定三年詞賦進士第調武清主簿由龍山令召補尚書省令史不就改權貨副使平陽府判官入爲國子博士朝廷以宰縣日清白有治迹特遷官一階升同知北京路轉運事委錄南北路刑獄所至無寃召爲尚書戶部員外郎與同知河北東路轉運事李京爲中都等路推排使明昌初遷耀州刺史吏民畏愛提刑司以狀聞授韓王傳同知安武軍節度事俄改兼同知興平軍以提刑司復舉廉升孟州防禦使再遷南京路提



刑使御史臺以剛直能幹聞轉知河中府承安四年致仕卒謚曰貞忠

楊伯元字長卿開封尉氏人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郾城主簿升掄次令召為大理評事累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用廉超授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事入為尚書刑部員外郎以憂免起為遼州刺史明昌元年移涿州久之擢工部侍郎四遷安武軍節度使泰和三年致仕卒伯元以才幹多被委注凡兩為推排定課使累為審錄官人稱其平每有疑獄必專遣決明辯多中理賜謚曰達

劉璣字仲璋益都人也登天德三年進士第大定初為太

列傳  
四百九十四

金史九十七

十三

沈明

常博士改左拾遺兼許王府文學璣奏王府事世宗責之曰汝職掌教道何預奏事因命近侍諭旨永中曰卿有長史而今文學奏事何也後勿復尔累除同知漕運司事嘗奏言漕戶顧直太高虛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一十五萬餘貫世宗是其言授戶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臣曰璣言河堤種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及言官錢利害甚可取前後戶部官往往偷延歲月如璣者不可多得卿等議其可者行之璣向言漕運省費事盡心公家不厚賞無以勸來者乃賜錢三千貫擢濰州刺史徙知濟州未幾遷同知北京留守事坐曲法放



免奴婢訴良者左降管州刺史世宗謂宰臣曰璣為人何如參知政事程輝曰璣執強跋扈嘗追濟南府官錢以至委曲生意而害及平民上曰朕聞璣在北京凡奴隸訴良不問契券真偽輒放爲良意欲徼福於冥冥則在已之奴何爲不放又曰璣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邀福存心若是不宜再用明昌二年入爲國子司業乞致仕不許轉國子祭酒尋擢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職爲御史臺所糾罷承安二年卒年八十二兄琬

琬字伯玉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補閣門祗候遭父喪求終制會海陵篡立不許改充護衛海陵忌宗室琬坐與往來

列傳  
四百三十六

金史九十七

十四

琬明

斥居鄉里世宗即位琬晝夜兼馳上謁世宗大悅以爲護衛十人長往招宗叙白彥敬紇石烈志寧皆相繼來附還報上喜其有功呼其小字而謂之曰太平所至庶幾能贊朕致太平矣改御院通進與烏居仁等往南京發遣六官百司琬建議留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經略淮右餘皆北來詔從之丁母憂起復三遷武庫署令車駕幸西京留琬爲中都總管判官再轉近侍局使遷太子少詹事兼引進使賜襲衣未幾爲陝西統軍都監賜廐馬金帶皇太子以馬與幣爲贐召爲同知宣徽院事遷太子詹事右宣徽使與張僅言典領昭德皇后園陵襄事太子贈以廐馬轉左



宣徽使以疾求補外除定海軍節度使以其弟太府監瑋  
爲同知宣徽院事琬朝辭上曰卿舊臣今補外寧不惻然  
東萊瀕海風物亦佳卿到必得調養朕用卿弟在近密如  
見卿也仍賜廐馬金帶綵十端絹百匹卒官年五十七琬  
柩過京畿敕有司致祭賻銀三百兩重綵三十端

康元弼字輔之大同雲中人幼敏學善屬文登正隆二年  
進士第調汝陽簿改崇義軍節度判官由垣曲縣令補尚  
書省令史累遷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召爲大理丞大  
定二十七年河決曹濮間瀕水者多墊溺朝廷遣元弼往  
視相其地如盎而城在盎中水易爲害請命於朝以徙之

列傳三五  
四百二十五

金史第九十七

十五

卒改築於北原曹人賴焉出爲弘州刺史閱歲授大理少  
卿先是衛州爲河所壞增築蘇門以寓州治水旣退民不  
樂遷欲復歸衛於是遣元弼按視還言治故城便遂復其  
舊轉祕書少監兼著作郎改通州刺史兼領漕事章宗立  
尊孝懿皇后爲皇太后以元弼舊臣詔充副衛尉再轉大  
理卿以喪去起復爲尚書刑部侍郎兼鄆王傅遷南京路  
轉運使承安三年致仕卒

移刺益字子遷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魯土猛安人也  
以廕補國史院書寫積勞調徐州錄事召爲樞密院知法  
三遷翰林修撰時北邊有警詔百官集尚書省議之太尉



克寧銳意用兵益言天時未利宜俟後圖御史臺舉益剛正可任遂兼監察御史未幾改戶部員外郎明昌三年畿內饑擢授霸州刺史同授刺史者十一人既入謝詔諭之曰親民之職惟在守令比歲民饑故遣卿等往撫育之其資序有過者有弗及者朕不計此但以材選爾其知之既至首出俸粟以食饑者于是倅以下及郡人遞出粟以佐之且命屬縣視以為法多所全活郡東南有堤久頽圯水屢為害益增修之民以為便為益立祠升遼東路提刑副使五年宋主新立詔以泗州當使客所經守臣宜擇人宰臣進擬數人皆不合上意上曰特末阿不安在此人可也

傳列

四百五

金史第九十七

十六

楊青之

即授防禦使召為尚書戶部侍郎尋轉兵部屬群牧人叛命益同殿前都點檢充往招降之承安二年邊鄙弗寧上御便殿召朝官四品以上入議益謂守為便天子之兵當取萬全若王師輕出少有不和利非惟損大國之威恐啓敵人侵玩之心出為山東西路轉運使有勅使按鷹于山東益奏乞止令調於近甸何必驚遠方耳目書聞上命有司治使者罪遷河南北路按察使舊制在位官有不任職委所屬上司體訪州府長貳幕職許互相舉申益上言以為傷禮讓之風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別生姦弊乞止令按察司糾劾似為得體又言隨路點軍官與富人飲會公通



獻遺宜依准監臨官於所部內犯罪究治上皆納焉泰和二年卒于官

贊曰閻公貞定金律令楊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稱之難矣焦旭畿內小官聽斷不受御史風指遂罹深憲大臣請人主遊獵劾奏其非為之罷獵誠有古人之風焉李完康元弼無他足稱完論臺令史一事元弼論曹衛兩城各當其可馬百祿初坐黨廢晚著治跡劉璣初以理財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後遭遇不同而百祿求福不回非璣所及也劉琬以大定之立馳赴行在雖終身榮寵蓋一趨時之士耳劉仲洙剛而訥於言移刺益剛而敢言益以訥近仁豈不信哉

列傳  
二百四十八

金史第九十七

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